。筆者自 1972-1979年間長期跟來自福建的泉州人相處，發現泉州音系中有豐富的-iang ，茲將泉州常聞的-iang韻字列舉數例如下：

涼：liang^{5} ，泉州人亦說liang^{5} ，不說licng^{5} 。

掌：tsiang^{2} ，泉州人亦說「掌管」 tsiang2kuan^{2} ，「掌權」tsiang^{2} kuan^{5} 。

唱：tshiang^{3} 事先聲明曰「先唱」。

香：hiang^{1} 不帶刺激性的香味叫「芳」 phang ，帶薄荷刺激性的香味叫「香」hiang^{1} 。

響：hiang^{2} ，聲音「響喨」說 hiang^{2} liang^{7} ，或單說 hiang^{2} 。

以上五字皆收入《彙音妙悟》中，足證「商」韻字確是泉州音所有。《彙音妙悟》所收的，可能還不全。現代泉州音中還有許多-iang韻字，如：

漳：tsiang^{1} ，泉州人「漳州」仍說tsiang^{1} tsiu ，不說tsiong^{1} tsiu^{1} 。

勷：khiang^{3} 。能幹曰khiang^{3} ，與漳州同。

蹌：tshiang^{2} 。單足跳曰tshiang^{2} 。漳州音曰tshiang^{7} kha^{1}kiaN^{5} （見Medhurst字典1837），泉州說 tshiang^{2} k 'le' （見 Deuglas 字典1873）。

沖：tshiang^{5} ，沖水，又音tsang^{5} 。

.....

實在不勝枚舉，這些字在《彙音》時代應該也是-iang 韻字，學者豈可以臆測之詞，主張刪除「商」韻呢？

《彙音妙悟》的音韻問題大抵如上所述。簡單的說，《彙音妙悟》的音系，聲調八個，聲母十五個，韻母四十八個。所謂四十八個字母是把入聲歸入平上去一起計算，如分開計算，共八十種韻母。如八聲分開計算共三八四個韻母。

但是因爲《彙音妙悟》是一本粗略的韻書。雖然黃謙自己說「有音無字者亦以土音俗字增入」，其實所謂「土音俗字」只是白話音或非漢字的俗字或義借字而已，至於其他無俗字，或無義可借的詞素仍有許多沒有「增入」。如果我們充份調查泉州話詞素，儘量補充的話，韻母數會增加幾個。

3.《彙音妙悟》的文白音系統

3.1 閩南語的多重語言層次

閩南語是個語言層次十分複雜的語言，我們把它分成文白兩層其實是很粗略的。據我們現在所知，閩南語至少有近代外來語、官話層、文讀層、白話層、百越遺音。其中官話層還可分現代官話、早期官話，文讀層、白話層又可細分爲若干層，無法在此深究。茲從《彙音妙悟》中略摘數例，以見泉州方言語音層次之一斑：

	白話層	文讀層	官話層
唱	tshiuN.^{3}	tshiong^{3}	tshiang^{3}
軟	lng^{2}	zuan^{2}←luan^{2}	
針	tsam^{1}	tsirm^{1}/tsirm	
澀	siap^{4}	sirp/siirp	

長	tng^5 /thiuN^5	tiong^5	
家	ke	ka	kia
下	he^6/e^6	ha^6	
斤	kirn^1/kun^1	kirn^1	
欣		him^1/hirm	hiirn
浮	phu^5	piu^5/heru^5	
頭	thau^5	theru^5/thiu^5	
樹	tshiu^7	su^7/si^7	

泉州音所表現的多重語音層次必須根據泉州音字源或語源的探究，從漢語史和閩南語、泉州音本身的音韻系統比較分析才能究明。

3.2 文白音系劃分的標準

《彙音妙悟》對一字兩讀或多讀的現象有些作了交待，使我們進一步了解到泉州音有文讀、白讀（所謂土音、土解）、官話（所謂正音）、方音等四個語言層。《彙音妙悟》對文讀音的蒐集比較完全，白話音雖也儘量收錄，但缺漏甚多，至於官話或方音只是偶爾收入，不成系統。能夠成系統的只有文白兩個語音系統。

閩南語的常用漢字之中有很大的比例具有兩讀或多讀的現象，我們通常把它們分成文讀音或白話音來處理。文讀音用於讀古文或吸收漢字文化，白話音用於口語。這個區分標準，看似簡單，但若進一步深入分析，卻發現問題重重，並不那麼簡單。

文白音區分的困難，首先是定義的問題，也就是應該以什麼

樣的標準來區分文白音。以下我們試擬兩個可能的標準：

一、讀書時用的音是文讀音，口語用的音是白話音

這是從語用的觀點區分。因爲閩南人讀漢文時所採用的是一種自成系統的音讀。但這個標準仍然不太理想，因爲口語中，理論上所有文讀音都可能入口，尤其文人對話，則可能滿口文讀音，俗謂之「放孔子白」（pang^3 khong^2 tsir^2 pe^8）。至於一般庶民的口語中也大量吸收了文讀音，雖然文言詞素沒有文人那麼多，但文讀音系內，每一個韻都可以包括在口語中，則文讀音便只是口語音的一部份而已。我們無法根據口語區分文讀音與白話音。我們充其量只能說讀古文時所用的是文讀音，但我們也難以保證說文讀音裡沒有摻入白讀音。

二、以切韻系韻書爲標準，系統上合乎切韻的，算文讀音，不合的算白話音。

這是一個比較客觀的準標。因爲根據第一個標準所分出來的文讀音，的確和切韻音系有相當整齊的對應。按照這個對應關係，把不合切韻的都看成是白話音，可以擬出一個相當純粹的文讀音系來。對閩南語來說，這個標準尤其適用，因爲閩南語文讀音和切韻有整齊的對應關係，而白話音卻很雜亂。

然而這個標準也有一些問題：

一韻母合乎切韻，但聲母不合，算不算文讀音？

比如以下諸韻，《彙音妙悟》有這樣的分析。

〈生〉韻：崩pirng^1　　phirng^1　土

「崩」字屬幫母，當讀pirng^1，讀作phirng^1 是不合切韻的，所以《彙音妙悟》在崩字旁注「土」字表示白話音，但又不收

口語的 pang^{1} 音，顯然是遺漏了。杜嘉德《廈門音白話字典》peng^{1}[ping^{1}]、pheng^{1} [phing^{1}] 兼收，皆注明是文讀，而以 pang^{1} 爲白讀，這是兩人區分文白標準的不同。又〈生〉韻另有一字「肿」hik^{1}，可能是 hiirt^{1}(賓）的訛讀，白話中根本用不上的，能算是白話音嗎？如果不算，去掉崩肿二字，「生」韻便只有文讀音，沒有白話音了。

〈川〉韻　軟dzuan^{2}　　luan^{2}

　　煆tuan^{3}　　thuan^{7}

《彙音妙悟》在後二音都注明是土音。其實只是聲母異讀。照黃謙的標準，則「川」韻豈不是沒有白話音了嗎？

㈢如果文白音相同，算文讀還是白讀？

比如〈居〉韻，全韻皆對應於切韻「魚」「虞」韻及止攝三等莊系字，只有「魚」gir^{5} 白話音讀作hir^{5} ，聲母與中古不合。如果聲母變讀不計，則〈居〉韻可以全數歸入文讀。然而這又是違反常識的，因爲〈居〉韻字在口語中都是常用的，尤其中古「魚」韻幾乎沒有不同的白話音（許hir^{2}白讀khoo^{2} 的例子很少），豈能說白話音系中沒有-ir 韻？因此我們只能說〈居〉韻字文白同讀。

還有中古「虞」韻字重見於〈居〉〈珠〉二字母，黃謙以爲在〈居〉*-ir 韻者爲文讀，在「珠」*-u韻者爲白讀，而事實上兩韻已攪和不清，並非所有虞韻字，都重見於〈居〉〈珠〉兩韻。也不是〈珠〉韻所收的字都是口語常用字。何況中古虞韻的唇音字全部歸〈珠〉韻。可見中古虞韻字在〈珠〉韻的，不但是白讀，也是文讀。

如果「珠」韻裏的中古「虞」韻字也算文讀，那麼「虞」韻字的文讀音便有二層，一在〈居〉韻，一在〈珠〉韻。《彙音妙悟》的文讀音和切韻並不是一對一的。我們不能主觀地只照《切韻》和《彙音妙悟》的粗略對照原則，把應該有兩層文讀音的，刪掉一層劃歸白讀。也不能說文讀音既對當於切韻，便把這一類字歸入文讀層，而在白話層中刪除這一韻。

由此看來，文白異讀的劃分是煞費苦心的事。

我們現在暫時從語言層的觀點，把和切韻整齊對應（不管有幾層）而系統上和白話音互相對立的音系看成是「文讀音」。因此，和這個文讀音系統相對立的，自然是「白話音」，不相對立的，便同時認爲是文讀音也是白話音。至於這個文讀音後來又變化成和切韻不完全相合，我們仍認爲是文讀音。

3.3 《彙音妙悟》的文讀音系

通過語言層分析，《彙音妙悟》呈現兩個完整的音韻系統，即文讀音系與白話音系。一般認爲文讀音系是唐代陳元光及唐末五代王潮，王審知兄弟所帶來的河南讀書音。現在將《彙音妙悟》的文讀音系列表於下（舉舒賅入）：

a	嘉	ai	開	au	郊	am	三	an	丹	ang	江
ia	嗟			iau	朝	iam	兼	ian	軒		
ua	花	uai	乖					uan	川		
aN	弍	〔aiN 餲〕									
		〔iauN貓〕									
		au鉤									

i 居　　irm 箴　irn 恩　irng 生
i 基　iu 秋　iirm 金　iirn 賓　iirng 卿
ui 飛　u 珠　un 春
〔iN青〕〔iuN箱〕
〔uiirn關〕
e 西
ue 瓜
oo 高　　ong 東
iong 香
〔ooN莪〕

以上共38個字母。陽聲韻15個，因此ㄋ果入聲分計的話又多出15個，共53韻。其中「貓」-iauN 的「鳥、了」二字重見「朝」-iau 韻，「箱」-iun 收有「缶」字，又見〈秋〉韻，這些以鼻音韻方言差較大、不是每個泉州方言都成韻如果視爲方音訛讀而不計，則《彙音妙悟》文讀系統至少有36字母或51韻。

3.4 《拍掌知音》這本書

3. 4. 1 《 彙音妙悟 》之後，泉州出現了另一本韻圖，叫《拍掌知音》，著者廖綸璣，刊年未詳。久佚，1979年《方言》雜誌借用黃典誠教授藏葉國慶贈本，刊於當年第二期143～154頁。全書內文共36圖，每頁一圖，凡例缺下半，大約2頁，復刊本只4頁。書題《拍掌知音》，上款「連陽廖綸璣撰」，下款「梅軒書屋藏」。但葉脊上刻「拍掌知音切音調平仄圖」下刻「芹園藏版」

，可知本書的全名應是《拍掌知音切音調平仄圖》，《拍掌知音》只是簡稱。

復刊本序云：「這個『圖』就是《切韻指掌圖》、《韻法橫圖》、《韻法直圖》的圖，標明本書是等韻書……本書書名似與《切韻指掌圖》有關。」

韻圖是單音字表，韻書則是同音字表，略加解釋。《拍掌知音》與《彙音妙悟》的關係，跟《韻鏡》《切韻指掌圖》與《切韻》《廣韻》之間的關係是一樣的。

韻圖的製作晚於切韻、廣韻，由此推想《拍掌知音》也應當晚於《彙音妙悟》。但黃典誠說：

> 「先有《切韻》、《廣韻》一類收集同音字爲一小韻的韻書行世，然後才有《韻鏡》、《七音略》等根據韻書編成的，聲母、韻母縱橫交錯成音的韻圖。從這個歷史事實來看，似乎《拍掌知音》成書在《彙音妙悟》之後，但是《拍掌知音》主要反映文讀系統，白讀系統只有個刁方言俗字〝冇、𣍐〞等。從這一點來看，似乎《拍掌知音》是比《彙音妙悟》較爲原始粗糙的地方韻書。如果《拍掌知音》果眞成書在《彙音妙悟》之後，則《彙音妙悟》五十字母（韻母）俱在，爲什麼廖綸璣不在其《拍掌知音》裏多製幾個圖，盡括所有的白讀字音？因此，筆者傾向於認爲這本小冊子是迄今爲止可以看到的閩南泉音較早的韻圖。」①

這個推論在邏輯上有些不周全之處。如：

一、文白兼收與只收文讀音只是服務對象與製作目的不同。《彙音妙悟》文白兼收是爲了服務「農工商賈」，《拍掌知音》

凡例不全，八則凡例今只剩下六則，不知道殘缺的兩則是否提及製作目的。但本書既然只收文讀音，當然製作目的只爲了服務讀書人了。如何可以認定服務讀書人的就一定比服務農工商賈的品質「粗糙」呢？

二、即使本書較爲「粗糙」，如何能證明「粗糙」的書就比較早出呢？

其實本書的文讀音系統相當完整地反映了泉州的文讀音系，是閩南語文白異讀研究上不可或缺的材料，它決不是一本粗糙的書。正如漳州音繼《彙集雅俗通十五音》（1818年，五十字母）之後，出現了只收文讀音的《增補彙音》（1820年，三十字母）一樣，只收泉州文讀音的《拍掌知音》晚於《彙音妙悟》應該比較合理的推論 。

其次，不管《拍掌知音》是否早於《彙音妙悟》，它都是目前所見最早的泉州音「韻圖」，並且也是閩南語「最早」的韻圖（如前所述韻圖和韻書是兩類不同的辭書）。而不止是「較早」的韻圖。

3. 4. 2 本書書名「 拍掌知音 」的本義，源於戚繼光所發明的「嗽語」，這種「嗽語」是將韻母、聲調、聲母三者依音序而數位化，擊掌以爲號，做爲軍中暗語。《戚參將八音字義便覽》十五音詩云：「柳邊求氣低，波他曾日時，鶯蒙語出喜，打掌與君知。」後注：「內只用十五字」，末句「打掌與君知」說明擊掌爲號的暗語是根據這「十五音」的音序。這種注重音序的傳統一直沿續下去，《彙音妙悟》甚至把音序數位化，製成一種方塊拼音字，謂之「三推成字法」②。這本《拍掌知音》及潮州的《擊

木知音》都是沿襲這個傳統，並以爲書名③。

3. 4. 3 《 拍掌知音 》的音韻系統在聲母和聲調兩方面跟《彙音妙悟》完全相同，但是處理方式有些不同。

一、《拍掌知音》的十五音聲目是：

柳邊求氣地

頗他爭入時

英文語出喜

它跟《彙音妙悟》的聲目用字幾乎全同，唯一不同的只有一個「頗」字，《彙音妙悟》用的是「普」字。其聲母系統完全一樣，十五音，不像許多現代泉州音把「入」字頭歸爲「柳」（-l）字頭，只剩十四音。

二、聲調一樣有八音，但陰陽去混同。凡例說：

「上去聲（陰去）俱係下去聲（陽去）滑口之音。如均是『見』字。讀曰『聞見』，本是下去聲，若讀爲『見聞』，則滑口在上去矣。今上去一韻俱以七字填之，所以別其與下去聲同字異音也。間有採字填下者，是欲湊全八音，俾初學人便於按字調聲耳。」

這段話語焉不詳，令人莫名其妙，似乎是要說「泉州音本調有七個，但變調有上去、下去之分」④。我們知道現代泉州音陰陽去本調不分，變調卻分明的，廖綸璣似乎企圖依照他所謂「滑口」（變調）分開陰陽去，但又沒能力，因此在他的韻圖裏，下去欄內仍有許多上去字，上去欄內多半作「七」，表示跟第七聲（下去）「同字異音」（莫明其妙）。也有少數不用七字，而填入漢字，這些字多半是上去字，但也有下去聲的字。因爲字數不

多，茲抄列於下：

一連：變、見、塡△、羨△。

二卵：段△、攢、怨、販。

五兩：帳、尙△。

六令：興。

七郎：棟。

八侖：奮。

九能：凳。

十吝：進。

以上15字，有4字混入下去聲（打△表示），表現了泉州人分清陰陽去的困難。

3.4.4《拍掌知音》的韻目用字跟《彙音妙悟》完全不同。作者企圖採用「柳」字頭上平的字當作韻目，可以想知這是因爲「柳」字頭是「十五音」音序之首，但因泉州文讀音沒有一個韻上平聲有「柳」頭字，於是作者便採用其他聲調的「柳」頭字，退而求其次，採用其他字頭的字來當韻目。如屬不同聲調的「柳」頭字，便在柳頭字左邊加「平」字旁構成合體字，表示要讀上平聲當韻目，如（以下爲排版方便，用「」括起來表示合體字）：

「平連」：lian¹

「平兩」：liong¹

「平內」：lue¹

如屬其他聲母的用字，便在左邊添一「首」字旁，構成合體字，

表示要讀爲柳字頭上平聲。「首」的意思，顧名思義是全圖首字，即「柳」字頭，「上平」聲之義。譬如：

「首嗟」：lia¹

「首瓜」：lua¹

「首邦」：lang¹

由此看出閩南學者活潑的創造力。

3.5《拍掌知音》的韻母系統

3. 5. 1　黃典誠在〈拍掌知音說明〉（1979）一文裏曾對《拍掌知音》做了擬音，基本上和〈彙音與南曲〉（1983）一文對《彙音妙悟》所做的擬音一樣，筆者大體贊同。以下是根據拙作《《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的擬音，和3.3節〈《彙音妙悟》的文讀音系〉作比較。《拍掌知音》（1996）原書有加「平」或「首」字旁的韻，爲排版方便，引用時略去。

3.5.2《拍掌知音》的音系：

a 巴　ai 來　au 撓　am 覽　an 欄　ang 邦

ia 嗟　　iau 鳥　iam 廉　ian 連

ua 瓜　uai 乖　　.uan 卵

aN 拿　aiN 乃

ir 女　　irm 針　irn 針　irng 能

i 里　iu 鈕　irm 林　in 吝　ing 令

ui 雷　u 誅　　un 侖

uiN 梅

e 禮

ue 內

oo 魯　　ong 郎

ooN 老　　iong 兩

o 勞

io 婁

3.6 《拍掌知音》與《彙音妙悟》文讀音系的比較

以上共36個韻母，比《彙音妙悟》的文讀音系少了兩個。兩相比較，得到這樣的結果：

3. 6. 1 《彙音妙悟》有 -iauN、-iuN、iN，收字極少，在《拍掌知音》一書裏全歸入口元音韻，舉例如下：

	彙音妙悟	拍掌知音
鳥	liauN^2 /liau^2	liau^2
朽	hiuN^2 /hiu^2	hiu^2
耳	ziN^2	zi^2

以上三個字在《彙音妙悟》裏前兩個字有二讀，第三個「耳」字可能也有個非鼻音的異讀 zi 才對。這些帶鼻音的異讀是例外的訛變，《拍掌知音》把它刪除掉，使得泉州文讀音系更加整齊。而《彙音妙悟》則反映了泉州音的事實。

3. 6. 2 《彙音妙悟》後元音只有oo和 u，但《拍掌知音》卻有三個：oo、o、u。差別在中古效開一的字《拍掌知音》歸 -o（勞）；遇合一的字歸-oo（魯），但在《彙音妙悟》則合併爲

-oo。這個重大的不同，顯示兩者代表著兩個不同的方言。

3. 6. 3 《彙音妙悟》對於中古「虞」韻字，凡-ir／-u兩讀的，都認爲-ir爲文讀，-u 爲白讀，但《拍掌知音》「虞」韻字讀 -ir，的只有一個「詡」字 hir ，其餘都歸-u，這可能表現泉州原來有 -ir/-u兩層文讀音，後來-u讀逐漸流行而-ir讀逐漸廢棄，由此推測《拍掌知音》是個較晚出的著作。

3. 6. 4 《彙音妙悟》〈鉤 -eru 〉與〈燒-io 〉兩韻對立。-eru 爲文讀，-io 爲白話音。但現代泉州音多半合併爲-io了。-eru全部是流攝文讀字，-io 多半是效攝三四等白讀字。《彙音妙悟》的〈鉤〉韻沒有一個效攝字，但在〈燒〉韻裏則收了一些流攝字，如：叩、頭、茂、謀等，這四個字全部重見於「鉤」韻，顯示「燒」韻裏兼收了一些〈鉤〉韻的新派泉州音。

《拍掌知音》因爲只收文讀韻，「燒」是白話韻，所以一開始就被排除於書外，使我們無法知道廖綸璣的方言是否有-eru：-io 的對立。但我們細察「婁」韻裏卻收了一個「趙」字，這個字屬效開三，閩南只有 tio 的白話音讀法，文讀音是 tiau沒有 tau 的讀法，因此可知《拍掌知音》的「婁」韻當讀爲 -io。這說明了《拍掌知音》所代表的方言比《彙音妙悟》更新派。筆者臆測這個方言可能是同安。而《彙音妙悟》則可能是南安。這一點尚需進一步求證。

既然《拍掌知音》的韻母系統表現得較《彙音妙悟》爲新派，我們在擬音時也儘量使它的音讀接近於現代泉州音，所以像林、吝、令、侖、梅這五韻都刪去了 -ir- 元音。只是藉用其排列位置，把它放在 -i-部裏，暗示在系統上或歷史上，它們應該或

曾經有個-ir-元音。

3.7 泉州文讀音系的音韻學的檢討

3. 7. 1 《彙音妙悟》和《拍掌知音》這兩個文讀音系，在元音系統方面有這樣的不同：

彙音妙悟			拍掌知音		
i	ir	u	i	ir	u
e	er	oo	e	er	o
	a			a	oo

《彙音妙悟》少了一個 -oo元音，顯得比較對稱，但其白話音仍有-o：-oo的對立音位，因此就文白全體而言仍是不對稱的。

3. 7. 2 《彙音妙悟》的-er-元音只配一個-u，而爲-eru（鉤），顯得十分孤立，在白話音系裏有一個-ere（雞），可解釋爲-eri的變體，也很孤立。但-eri後來經由-ere，現代泉州音大部份已變爲 -ue（同「杯」）；-eu乃漸漸變爲-eo，再變爲 -io（同「燒」）。

《拍掌知音》既把-eru歸同-io，可以猜想其代表方言的-eri（雞）應該也已變同-ue，於是-eru：-eri的對立變成-io：ue的對立。

3. 7. 3 泉州的文讀音系裏有7個鼻化元音的韻。如3.5.3裏所述，《拍掌知音》比《彙音妙悟》少了3個鼻化元音韻，但仍有4個鼻化韻：即aN、aiN、uiN、ooN。

這4個韻所收字都很少。並且大部份只配 b、l、g三母。《

拍掌知音》的 aN 韻收了「打」taN^{2}，「冇」 $phaN^{7}$（當在上去聲：phaN ），但這兩個字都不是文讀音，所以可以說，《拍掌知音》的鼻化元音韻只配 b、l、g。因此如果在聲母系統上多設了m、n、ng三母，它的韻數就可以減少到32個。

《彙音妙悟》38韻，扣除7個鼻化元音韻，共得31韻。因爲-o：-oo併爲-oo，所以比《拍掌知音》少一個。

但《彙音妙悟》另有一個 ziN 耳 節音，若要廢鼻化韻而增加聲母數，則除了m-、n-、ng-之外，必須多設一個nz-聲母。

《拍掌知音》的系統，若增加3個聲母，才廢掉4個韻母，益處太少；《彙音妙悟》若增加4個聲母，也只廢掉7個韻，好處也不多，再說增加聲母數對白話系統完全沒有好處，所以從共時語言學的立場上看，增加聲母數大可不必。但從歷史語言學的觀點看，閩南語鼻化元音大部份是鼻音韻尾的殘留，少部份是鼻音聲母同化的結果。文讀層的鼻音韻尾既完整保留，其鼻化元音完全是鼻音聲母影響的結果，把鼻化成份還給聲母，增加 m- 、n-、ng- 、nz- 等四個鼻音聲母尙稱合理。

以上《彙音妙悟》和《拍掌知音》兩個系統，如依「從分不從合」的原則加以折衷，則可以得一個結論說：泉州文讀音系有8個聲調，19（或15個）聲母，32個韻母。

3.8 《彙音妙悟》的白話音系

以下我們再從語言層的觀點來處理白話音系。《彙音妙悟》所蒐集的白話詞素掛一漏萬，不免令人懷疑《彙音妙悟》是否能夠反映完整的白話音系。但我們也只能根據《彙音妙悟》本身的

語言層分析，抽出其白話層成素加以整理，我們無法保證它完全反映二百年前的泉州白話音系。

這裡所謂「白話音系」並不是口語音系之義，而是透過語言層次的分析，抽掉非閩南語，正音（官話）、文讀層及其派生出來的詞素等成份，以便明白在文讀層移入泉州以前，泉州固有詞素，在《彙音妙悟》中所反映的音韻系統。

文白同讀的成份我們亦不排除，除非我們認定這些成份源自文讀層。

茲將白話層音韻系統整理如下（舉舒賅入）：

a 嘉 ai 開 au 郊 am 三 an 丹 ang 江
ia 嗟 iau 朝 iam 兼 ian 軒 iang 商
ua 花 uang 風
aN 弇 aiN 餲
iaN 京 iauN貓
uaN 歡
er 科 ere 雞
i 居 in 恩
i 基 iu 秋 iirm 金 iirn 賓 iirng 卿
ui 飛 u 珠 uirn 春
iN 青 iuN 箱
uiriN 關
e 西
ue 杯
oo 高
o 刀
io 燒
m 梅
ng 毛

3.9 《彙音妙悟》白話音系之音韻學的檢討

《彙音妙悟》白話音系共40韻，比文讀音系的38韻多出 2 韻，比刪除鼻化音韻、增加到19個聲母的31韻多出9韻。

這個系統有幾個值得檢討的地方：

3. 9. 1《彙音妙悟》共有8個元音。其元音圖可劃成：

i ir u
e er o
a oo

這個元音系統比文讀系統多出一個-o，但若比較《拍掌知音》的文讀音，則元音系統完全一樣。

前元音2個，後元音3個，不太對稱。如果這樣排法：

i ir u
e er o
a oo

就對稱了。不過我們知道，oo是由ou變來的，現在潮州及西片漳州仍這麼說，可見泉州音oo:o的對立是後起的，不對稱是變化的結果。泉州較早時期的元音系統應該是對稱的。

3.9.2 其次，可以接韻尾 -i、-u、-m、-n、-ng、-p、-t、-k的只有央元音：er、ir；「雞」韻今台灣安溪腔讀-ere，是個

奇怪的雙元音，在音韻學上可以解釋爲 -ai的變體。泉州較早的形式可能就是-eri。前元音 -e 和後元音-o，都不配韻尾，並且同樣是前元音也不能相配成ie，或ei，後元音也不能相配成ou或uo，前元音不接後元音韻尾如無-eu，後元音也不能配成-oi。

這樣一來造成e、oo、o都很孤立，i、u 也只能互相配成 iu和ui兩個韻。

3. 9. 3　a 可接元音韻尾，亦可接輔音韻尾，但ir元音卻只能接輔音韻尾。因此我們認爲可能有些ir元音接-i、-u韻尾的韻，因ir消失而四散，正如接輔音韻尾的韻失去ir元音，譬如現代泉州音變成這樣

iirm > im　　iirp > ip
iirn > in　　iirt > it
iirn > in　　iirk > iak
uirn > un　　uirt > ut

我們認爲下面的韻可解釋爲有個ir元音，如：

基iiri　　秋iiru
飛uiri　　珠uiru
青iriN　　箱iiruN

這樣一來可以把元音系統簡化爲

ir
e er o
a

不過歷史上是否有這個發展過程實在不敢說。尤其是「青」韻，現在讀iN，在漳州分爲二韻，即「青」類-eN，「鮮」類-iN

，泉州的較古形式可能也有兩類：

鮮 iN　　青 eN

還有「箱」可能較古的形式跟漳州一樣唸-ioN。

因爲現代泉州音找不到er唸eri，或i唸iiri，u 唸uiru之類的方言，我們不做這樣的擬音，但是按我們的解釋，把它們同樣放在[ir]部相當的位置。

3. 9. 4　[ir]元音開口呼白話音只有一個「恩」韻，而恰巧這個韻裏的字都是文白同讀。這個韻相當於中古的曾開一。依現代聲韻學家一般的擬音，中古元音爲er。我們看er元音接輔音韻尾的韻都有文白兩讀，其白讀的元音都是 a，茲略舉數例於下，以明泉州白讀音發展的不對稱性：

	一等	三等
-m		針 tsam 十 tsap
-n	根 kin	斤 kin
-ng	曾 tsan	蠅 sin　力 lat

3. 9. 5　〈𪜶〉韻在《彙音妙悟》裏，因同韻收入「乃」等文讀字，這些字在泉州音乃至其他閩南方言都讀-aiN，沒有方言差，所以不得不擬爲＊-aiN。但〈關〉韻在現代閩南方言如漳州、潮州、廈門、同安都讀爲合口音。依比較可知「關」應該是「𪜶」的合口音，也就是＊-uaiN 。但〈關〉韻另收有「媒、煤」等文讀字，現代泉州音都讀爲-uiN，不得不把〈關〉韻擬作＊-uiriN。如此一來〈熊〉和〈關〉成了兩個貌似無關的韻。

可是「關」韻裏的白讀字，依杜嘉德詞典、日台大辭典，都讀iriN，和「𪜶」韻的白讀字同韻，因此我們認爲這兩個韻文白

應各再獨立分韻，其變化軌跡可能是這樣的：

	𣍐白	關白
古代泉州	eriN	ueriN
早期泉州	eriN	ueriN
彙音妙悟	iriN	uiriN
現代同安	aiN	uaiN
杜典泉州	iriN	iriN
現代晉江	uiN	uiN

4.《彙音妙悟》的音韻系統

4.1 韻母

不管語言的歷史層次如何，對使用者而言，所有的語言層次都共時地存在於使用者的口中。我們根據《彙音妙悟》這本書，可以將黃謙所代表的方言的韻母系統整理如下（舉舒以賅入）①：

一、韻母

a 嘉 ai 開 au 效 am 三 an 丹 ang 江
ia 嗟 iau 朝 iam 兼 ian 軒 iang商
ua 花 uai 乖 uan 川 uang風
aN 式 aiN 𣍐 〔auN嘐〕
iaN 京 iauN 貓
uaN 歡
er 科 ere 雞 eru 鉤
ir 居 irm 箴 irn 恩 irng 生
i 基 iu 秋 iirm 金 iirn 賓 iirng 卿
ui 飛 u 珠 un 春
iN 青
〔uiN管〕iuN 箱
uiriN關
e 西
ue 杯
oo 高 ong 東
iong 香
o 刀
io 燒
oN 莪
m 梅
ng 毛

以上共50韻，〔管-uiN〕爲漳腔，〔 auN嘐〕韻無字，實際只有48韻。

4.2 聲調

p 邊 ph 頗 m/b 文
t 地 th 他 n/l 柳
ts 曾 tsh 出 s 時 j 入
k 求 kh 去 ng/g 語
φ 英 h 喜